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

論四

陳軫論

陳軫之辨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客子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于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乃而為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從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

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從
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
下常見為從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橫雖足以
解約然合散未可必以張儀之蔽也從者不
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
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從雖見從之利
亦不敢陳而強詞以亂之是諛其所不怨強
其所不親交胡越之道也諛其所不怨是間
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

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
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
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必間之而後可中
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張儀秦之身顛沛而
瀕于禍者教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從
橫危道也嘗負天下之責從而散者蘇秦負
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
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
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

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
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
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平勃論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
豪傑之才其謀護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
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
敗于此教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
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主

之放肆縱死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
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
周勃之才而取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
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恒怯畏縮
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
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
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
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
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

鄴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
北軍又不敢誦言誅彥也灌嬰以數萬衆與
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
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
於遇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
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
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
區謀以現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
而徬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
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
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
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為之深思
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
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
之典項籍自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顧籍也
特徼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出于
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
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

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
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与匹夫
馳騁徼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
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
固何求使方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
惜哉曷若遲之而未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
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
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
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
力非不能遠也揣之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
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
以謂有所獲者固吾之所幸不幸而敗于吾
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
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
之計也

樂毅論

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
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

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
以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三城而降之以為
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欤毅戰國之
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
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
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
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
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
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欤且毅將燕師一戰而
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
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
卒亦少矣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
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樂毅之
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
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
毅之用心固未始省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
有意于天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
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

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
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
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
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為兵故其
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身何復侯生之妄論也
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
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
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
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
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
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于此而後
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
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
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
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必有以不
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

諫者而不聽也至于穎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愉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為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擡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掃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

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
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于理從者十五感其
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於理其信与否
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無不從
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
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
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
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秋
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
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余觀陳平使人劫鄴商使其子說呂祿賈陸勸
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勸日以親卒用
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
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
鮮矣鄴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
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
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

典乎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鄴商紂侯之未
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二者其心不能無
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
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擁利則其于利
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
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
所不說而周公不忘焉論之以義明之以理
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田橫論

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子與漢王俱
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
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
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
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
志出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畜積未嘗不在
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
橫之取也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天
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

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
快以就北白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
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恠也故國之興也不以
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
所以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
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
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去不息而追
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
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
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
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民下惟民歸于
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
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
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
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放
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至也漢自高

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而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取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

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提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主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

勸高祖非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
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受者不如
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
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
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
手為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
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稱王
據有甲兵士民之象肯帖然而為人之下哉
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臥也昔楚王田于雲

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
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
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
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弓戈當
虎之衝虎食衝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
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
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
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
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

非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怨也
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頃
籍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投三人也知其
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
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
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
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
無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
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
亦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
定故余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
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
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
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
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
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

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
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為
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此時遷自言為李陵辯而武帝刑
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
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
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
為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
為漢典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
之如此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
者異矣不知其夫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
怨時人之不援已于禍而拳于晏子遷亦
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
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

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
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羸既進米
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于期
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刎以浮詞以首
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
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為不
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
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
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者嬰與蚡皆庸人不學

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聞爭
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
書而遷叙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及
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
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
也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
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儒者歆媚世主

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出咎從之而使後世之行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忌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祿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剗起于祿孫通之狗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為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敵而以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

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
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
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
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
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闔之玩仙靈鬼恠
可駭之物則常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
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為之也
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
知史說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

哉

韓愈論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
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早矣分為
三國又列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
雜以蠻夷輕淫靡嫚之風亂以羌胡悍魯鄙
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正
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
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

謨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
是愈之才有見于賢聖之文而後如此其在
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
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
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受之謂仁行而宜之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
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
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
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

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二異同而無所歸而
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
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
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則原于天論至
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
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實知之
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
者歟

張右史

文集卷第五十六

張右史

文集卷第五十七

論五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
以為確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
闕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
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
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
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于鄰國而贏
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

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
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
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庠序而守之
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
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夫之安有以盜賊所
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
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
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
功于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于人

心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
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
餘種將旦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寤寒氣盡則
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机
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
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
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
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
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守者以

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况于暴秦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殊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為然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推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

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果後為尊卑而不敢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于天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始後始者也推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終之籍之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奪夫民之于君乃

其自五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
順命受教悅首所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
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
也自三代已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
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
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至於東晉而晉亦微矣
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
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已來天下分為
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聞

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效
死之臣其社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
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
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於壽春其
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
所歸蓋思之至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
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所之服也夫惟
人安于所服故天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
犯人之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

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強雖其甚強其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強于頃臾幸其敗也則之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秦敵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可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可天下固習乎魏也而

晉之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今之不正者措亂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援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以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

其後之計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我較夫知是者

勝敵之道也故力弱於敵則謀之力倍於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由之負者欲退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

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於揚劉
德勝之間蓋嘗感而不振矣無其後郭崇韜
為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於唐夫梁人
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
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
全而不為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止道也故
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
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
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於莘劉鄩趨黃澤
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
之襲太原是莊宗趣汴之策也彼鄩以謂人
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
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趣太原所
以擣唐之腹心也欤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
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
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
戰後之者此之謂也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
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
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
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乃其深謀遠見
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先為之防曲
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
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
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
欽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澗而幸帛

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
徬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
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
患而退有失防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
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
彼其初豈不受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
天下之勢亦何以異于此聖人者唯先見其
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
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

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時治者不過
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室之老安史橫行
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
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
雖欲彘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
無慮皆属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
于度支嘗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
之于外而將軍實收其權心故馳之以
不義之名置之於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

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
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
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我固無求乎
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我將欲改而不可
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之有當
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
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
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恠然以憲宗之
英明鋤蕩剗草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

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
非有可已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
與有為而一時之君又非皆不可因而其紀
綱法度不須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
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
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
為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
而使我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臣：雖
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
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
皇欲下詔親征而奸臣屢妄沮撓其事意當
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
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昔朝已無人
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
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
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二

利一者歷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
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
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
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
獄屢興縉紳功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
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久矣祿山教
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漢唐人也彼
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星之於
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

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從瀆
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弟而
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皇明於
重兵選所^卒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
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
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下戰不殆祿山之利
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
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讓直必姑避之故賊
必乘其鋒而用之彼雖恐戰之不速敵人之

不我拒也然祿山榜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詩范陽如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構高壘勿與之戰委河而南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進則不得入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榜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帝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為也祿山傾國遠圍委其所詩而不顧困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危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

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
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
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
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聽故
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成功而上不
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
若兵出於府而將出於藩使將之於兵得以
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屬兵秣馬以
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於下而士

卒之顧其將非吾裕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
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
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
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
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
子當歛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
嗚呼此詎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
藩鎮之患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天下指
為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

可得而為也嗚呼蓋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畔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為患詎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斂之費而坐享泰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傑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乃南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為之出死力以為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為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

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乎而無能為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吾何不遣一介之來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率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昔則之豪傑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畔其所素愛耶名為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負也而後肯役於富推賤也而後肯役於

貴故兩貴不能相使而富不能相下彼其臣
屬將位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
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
有節度之勢則將及顧其上而疾之何則榜
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
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吾一日盡斥其
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過吾
命而不行則世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
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
使彼敢違我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凶禍及之
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於其
前則必群擊而競排之彼一日於行伍之間
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
是而能安者世之祐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
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朝廷使
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
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
以能奪刺史縣今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

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
弱節度之道也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七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

答汪信民書

未啟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
聞車馬常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
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未
於文詞竊常好之而不能著也莫知所以若
左右者抑聞之否之文章雖制作之体不一
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

辨理而足以開物者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
於理之根于心為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於
耳目中知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
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
事核而明難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
詞游說又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
此無待而然也且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
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
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
存祥

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未

與魯直書

未存祥學士足下
來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

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能道魯直名後數
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
蘓公者皆喜道足下僕於斯時固已有願交
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間就食而以
繼活又得官西遊韶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
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於予耳竊後蘓公
以文章得深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蘓公黜官
敗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
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禱之矣雖

復議於蘓公之徒哉算遂滅息擗抑而莫或
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減於昔而有
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闕然非有
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於寂寥蔽障之地
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掩之而不可得者未易
至也故來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
常相若也來為亟於咸平者一耳矣聞魯直
如隔舍如來博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
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

勢而限於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於理之不當然者未之區：所以不能得見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甚慎而未

惟以少序哀誠耳不敢以為禮也初暑者孝履如何願省哭泣強力自持

未拜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此愛弟天字有是引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褚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尉臨書隕涕

答李推官書

孝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補祿愛嘆

既有以起其渴潤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
來稍之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之已
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
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謂能文則世自
有人決不在我且下其來平居飲酒笑語忘
去屑而不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早賤
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來為知文祿為
恭敬若積教者亦欲持納而貪於愛玩藝不
可得捨雖坦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勸厚亦不

敢隱其所知於左右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指
去文字常體力為標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
如見數千歲者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
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
抑來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
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
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
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上因其言
上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

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
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
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
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牒讀之如破竹橫斜
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
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和食之于口
無一可愜况何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
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
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

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々汨々日夜
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
舒為滄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
震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也而水
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就遇而變
生焉溝瀆東決而西渴下滿而上虛日夜激
之欲見其奇彼其就至者蛙蛙之玩身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又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
濤瀆而欲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

語白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
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
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
為繁不可得也自康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
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
古書刪祐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
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交覆咀
嚼平心無有此最文之陋也天下之文雖不
若此然其意靡一似主於奇矣故頌為天下

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末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末聞古
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
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
其動作姿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
工樂者能使喜愠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
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
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者伯牙之所好者琴

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
夫伯牙之情豈与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
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来自牛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為之方是
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
賢騷人之迹作与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辨詩
賦謠頌下至彫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於
大道靡不畢觀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於
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
有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
之所聞見著於當世而可知与夫者於前古
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於文字不啻少苦貧
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任而
困於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
逼迫之情憔悴萎榮鬱塞憤滿之氣充滿羨
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
孥者往來奔走率嘗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
吳會陸困於周秦而水窮於江淮江湖波濤

負龍之驚重↓後顧猿猱猩艷之出八大夏
炎暑沆金裂石与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
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
而安行晝則接於起居夜則見於夢寐計其
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反揚者開口無事
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現一世之情
其所矜向可以自振於貧賤阨窮者未素於
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備身治官庶
幾於有聞而門單旅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

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詆責小則詰問凌侮得
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輒自
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
哉古之能為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
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
塞而不得肆獨發於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
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於寂寞之
濱身如來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
之區々既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會窮厄

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歎慟哭
詎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
陽燾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來之於文
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
之於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於技則
有間矣來之區蓋已盡佈於此則世之高明
傳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
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
天下方為朝廷剏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
獎與人誰不欲自達於世之顯人而來自願
所藏無一不可敬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
十篇以辱左右伏惟間假而賜覽焉則來之
情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
耶

上孫瑞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
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
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

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
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
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
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常一日不願
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
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
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
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
於其前險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

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憂之乎其勢欲合
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
之為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
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來生三
十有五年矣其間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
時群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
正人大丈夫不為利曲不為義疾挺然於群
枉之中其進退用捨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
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

矣然中間何其屹々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
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
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途以為八
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
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
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
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某幸得望
履幕下來嘗欣然自負以為辱公之知而某
今也為令況丘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
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
愚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卑寒
無勢力自拔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
起區々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來歲之春公
將有薦其屬為京官某者願詎其一乎夫天
下之士願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
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亟於太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於下執

事而亟於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
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
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其姓名竊而
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於聞善
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
知之也來之羈窮困辱於世久矣逢之者不
問懇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
則來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哉來生三十有
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

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
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勸手足
新歎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若不足而性又愚
魯不習世務屈首效官始亦妄意款行其誠
聞而事務多端不敢略試親負權之後而不
足於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於賤摩牙者假
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瘖
不敢較出而坐曹禱以求免歸而對案歎而
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

尺之士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
之飢寒於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
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跼退而熟念
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
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以至於今十有
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於此世之仕者
有如未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
耶其間未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
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於人者有三請而三

却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
一毫不可貶於人惟其所欲徼倖於得位而
求祿止於為貪故屢請而不嫌於辱所惡於
失已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未也問
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忤於進
退之分則有罪矣惟未之不才所志止於為
貧而所歆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
執事片言之勞而未之賜足矣于冒台嚴死
罪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尔各有職守不得
相过從甚可歎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
書詞疊：推与过當尤以自愧某家貧未壯
而孤應卒竟管累於飢寒耳非欲取好官身
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显灵又暗於事
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怙：省过
非不欲自奮奔以于世而晚貧者直坐鈍弱
不能耳亦非内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若
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竒行異才視一
世之禍福為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以
与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竒詞藻俊
發其於用是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尔何
可量哉唐人作詩用忍甚苦而所得無多至
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
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不
未得熟接語言然觀書与詩亦足以略測足
下之好惡矣胷中所有無不欲玩而藏之以

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斯可以似非售之道以時自重不宣

荅杜鋒書

未啓罪垢謫官於此多病懶放舊季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而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禮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

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大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以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及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吳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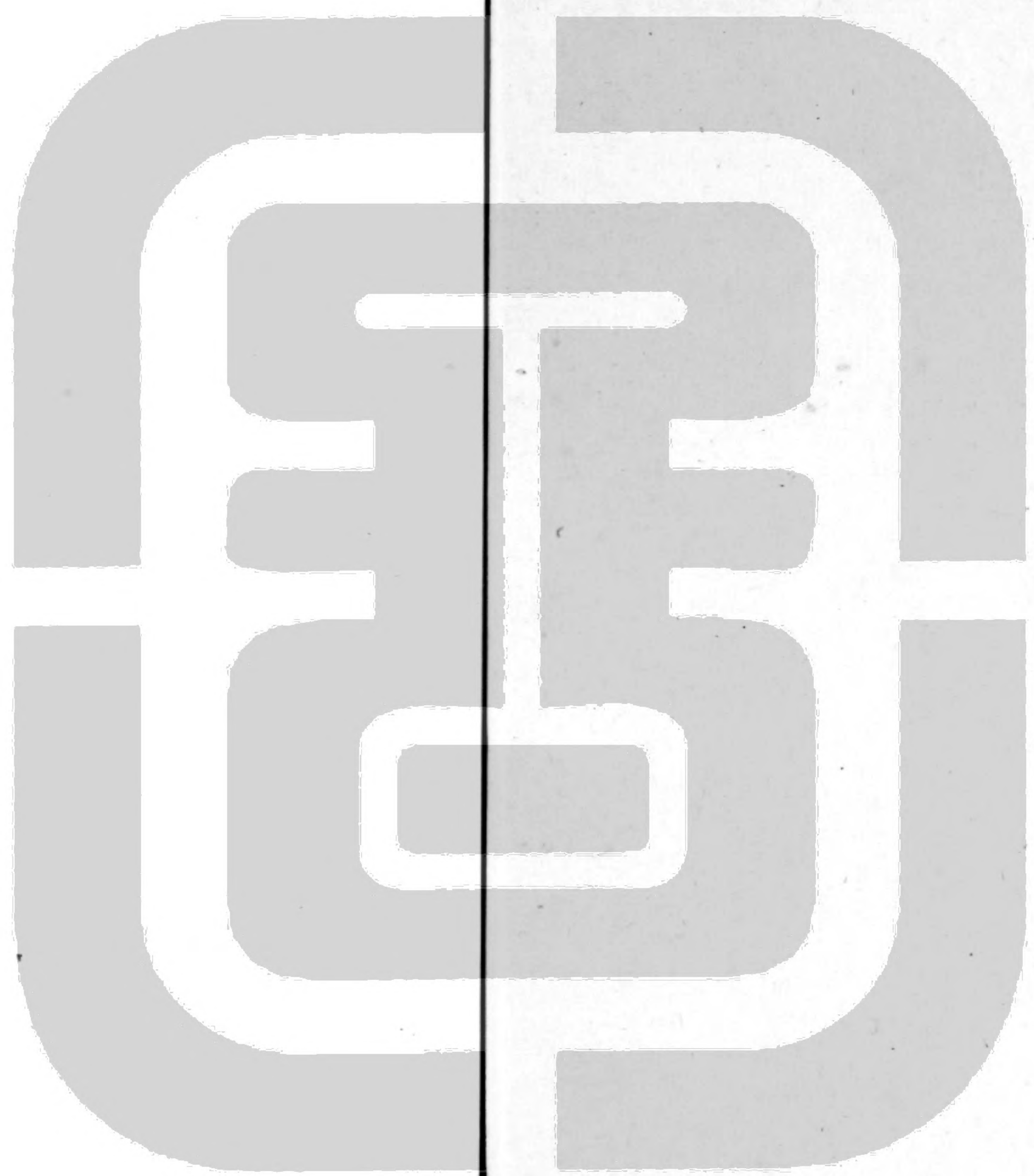
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裔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誠詳思之世之貴王行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為不可非王行為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敘詳密有作者之風吏如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書

再荅杜鋒書

承論豐：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

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付子藏之義彼視乘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名則壽愛欲越諸兄而立季子固不可也至余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

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
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
子曰好各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
來禮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
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
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
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以辭之可也伯夷長
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
立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
也其意可見季子之所樂其於禮樂之際深
矣其于辭受必不草！更宜詳之



書